

翻译研究

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1936-2017)* ——基于英语世界“引进”与中国官方“外推”活动的对比研究

赵云龙

摘要: 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活动,至今已经有 80 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中国新诗英译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怎样的特点?其总体又具有怎样的特点?译本接受情况如何?在以上三个方面,英语世界“引进”与中国官方“外推”活动之间分别有何异同?为解答以上问题,本文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和英语国家亚马逊网站为主要译本信息来源,将中国新诗的英译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并分别加以梳理,总结出各个时期的特点与整体特点。同时利用从多种学术数据库和英语国家亚马逊网站、美国好读网等平台中获取的译评,对英译中国新诗的接受情况进行初步考察。希望借此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及其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 中国新诗; 英语世界; 翻译; 接受

Abstract: More than 8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new Chinese poetry (NCP)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During these decades, what characteristics are ther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ranslating NCP into English (TNCPIE)? What characteristics are there in TNCPIE as a whole? How have the translations been received? And in the thre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wha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there betwee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s "importi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xporting" activitie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as major bibliographic sources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ource Center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d amazon.com/co.uk/ca/com.au,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TNCPIE into four periods for detailed descriptions. Based on these descriptions,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of each period as well as of the eight decades as a whole. And using translation reviews collected from academic data bases as well as on amazon.com/co.uk/ca/com.au and www.goodreads.com/,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reception of new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 本文写作之初,承蒙大学同窗刘岑女士不远万里,由重洋之外携 *Modern Chinese Poetry* 首版同 *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首版归国,并无偿赠予我作研习之用,特此致谢。

shed light 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research thereon.

Key words: new Chinese poetry; English-speaking world; translation; reception

作者简介: 赵云龙,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与翻译史。电子邮箱:zhao_yunlong@bfsu.edu.cn。

一、引言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诗作,标志着百年中国新诗的诞生。近20年之后,Harold Acton与陈世襄合作编选、翻译了《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6),正式开启了英语世界通过翻译“引进”中国新诗的先河。但对于中国新诗这80余年来的英译历史,学界至今鲜有学人加以爬梳整理,仅有的几篇专论存在核心概念界定不够严谨、译本数据统计不够科学、译介历史分期不够合理,以及将英语世界“引进”与中国方面“外推”杂糅并置等不足(如北塔2012;吴建、张韵菲2012;李德凤、鄢佳2013;缪佳2013;李刚、谢燕红2017;王天红2018)。有鉴于此,本文中所谓“中国新诗”特指自第一批白话新诗在《新青年》上发表以来,中国两岸四地,以及由四地迁居海外的华裔诗人,以现代汉语创作的白话新诗。“英语世界”指主要的6个英语国家,即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包括曾受上述英语国家殖民统治(如中国香港)或设有上述国家出版机构分支的地区(如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但台港两地受中国官方“外推”活动直接触发而来的民间“外推”活动^①除外。本文以英语世界80余年来(1936-2017)出版的英译

① 无论是英语世界出于各种原因而发起的“引进”式翻译,抑或中国方面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而展开的“外推”式翻译,中国新诗英译活动均大致由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构成。前者的官方力量如美国新闻署,民间力量如“廿一世纪的中国诗歌”丛书的编者、译者团队(详后);后者的官方力量如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民间力量如因在世纪之交亲历“熊猫丛书”式微而主动担起文学外译重任的所谓“中英对照汉语新诗一千部”系列工程。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为英语世界自发从事的“引进”式中国新诗英译活动,官方、民间一并予以观照,行文中不再刻意加以区分。至于中国方面的“外推”式译介活动,其中民间力量虽然规模宏大不容小觑(主要指中国香港银河出版社推出的“中英对照汉语新诗一千部”系列工程,详可参见<http://www.purepoem.com/index.ph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610a0b0101fbrw.html 以及 http://878425.2154.301a.com.cn/bookshop/class_list.asp?menu=class),但这一工程似乎对出版数量有着近乎偏执的强调与追求,以致选材芜杂,影响力仅限于部分中国新诗界人士当中,甚至现有的中国新诗英译研究中除较为新近的王天红(2018)及北塔(2012)之外几乎无人提及,因此,本文选取规模相对较小但“外推”式翻译典型性更强的官方力量,与英语世界“引进”式翻译加以比较,以期为中国文学外译活动及其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中国新诗选集为研究对象,^①兼与中国官方推出的译本参照,考察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情况,以期勾勒出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异域旅行的历时图景。

二、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四个时期及其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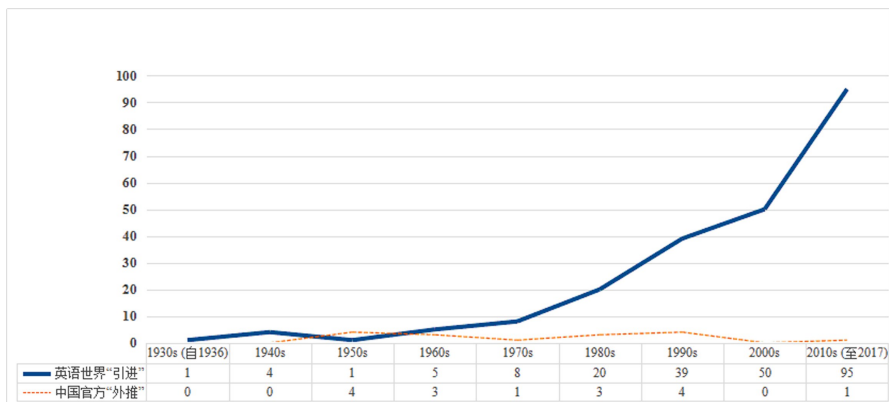
过去80余年间曾先后出现过多种英译中国新诗的纸质刊载媒介,^②包括(1)英语诗歌、文学或文化类期刊;(2)中国新诗人多人诗选;(3)包含中国新诗的中国诗歌和文学综合选集;(4)包含中国新诗的区域或世界诗歌和文学多国选集;(5)中国新诗人个人诗选;以及(6)援引英译中国新诗作为例证的学术专著。考虑到(1)(4)以及(6)中的英译中国新诗较为零散,本文只考察多人诗选、综合选集^③和个人诗选三类译本(均以首版为准,再版、重印者不重复计)。通过检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ource Center),以及上述英语国家亚马逊网站等译本信息较为全面、更新较为及时的平台(最后检索日期:2019年1月8日),共得到英语世界“引进”式翻译、出版的选集223部(含多人诗选49部,综合选集30部,个人诗选144部)、中国官方“外推”式翻译、出版的选集16部(含多人诗选5部,综合选集3部,个人诗选8部)。总体趋势见图一。

① 极个别相关出版物虽托名出版于上述国家,但其发起、编选以及翻译工作实则均由身在中国大陆的一众新诗爱好者主持,且出版信息在英语世界主要一般性搜索引擎、图书销售网站及书目类数据库中尽付阙如。对于此种情况,本文一概不予考虑。至于其他少数学界反复或偶尔提及,但出版信息存疑或不可考的选集,本文均按“疑本从无”处理。

② 除后文即将提及的6种纸质英译中国新诗刊载媒介之外,科技的发展进步还催生了电子和网络两种全新的译介方式——前者如少量并无实体书籍而仅以mobi、epub等格式流通的译本;后者如“纸托邦”(Paper Republic, <https://paper-republic.org/>)等专事中国文学外译的网站。二者均对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形成了冲击,有助于拓展学界对于翻译内涵和特征的认识,笔者拟另行撰文探讨,此处限于篇幅,暂不涉及。

③ 此类选集的构成情况稍显复杂,此处做一说明。其中除收录有新诗之外,同时还可能包括古典诗歌和/或新文化运动之后创作的旧体诗。若以上三种均有或兼有古典诗歌与新诗两种,本文计为综合选集;若兼有新文化运动之后创作的旧体诗作和新诗两种,但新诗所占比重过小,则忽略不计;若仅有新文化运动之后创作的旧体诗作一种,同样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另外,有部分选集仅同时收录新文学中的诗歌和小说或散文两种体裁的作品。针对此种情况,若所收作家不止一位,则计为综合选集;若均为一人独作,则归入个人诗选。

图一：英译中国新诗选集出版数量



由图一可以看出,英语世界对中国新诗“引进”式英译活动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萌芽,40年代至70年代发展缓慢,80、90年代增长迅速,进入新世纪后始终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中国官方的“外推”式英译活动则直至50年代才勉强开局,并且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之内持续低迷,进入新世纪后至今几乎销声匿迹。根据图一所反映的发展趋势,本文分别以《中国情歌集:孔子时代至今的诗歌名篇》(*Chinese Love Songs: Famous Poems from the Time of Confucius to the Present*, 1949)、《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诗歌选》(*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1976)和《新一代:今日中国诗歌》(*New Generation: Poems from China Today*, 1999)的出版为分界线,将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划分为四个时期(1936-1949、1950-1976、1980-1999和2000-2017)。下文将对每一时期的译介情况分别加以述评。

(一) 1936-1949: 延续古典传统,呈现时代声音

这一时期只有5部选集问世,包括《中国现代诗选》和《中国当代诗选》(*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1947)2部多人诗选^①和《来自中文》(*From the Chinese*, 1945)、《白驹集:中国古今诗选》(*The White Pony: An*

^① 据诗人唐湜回忆,《诗创造》与《中国新诗》同仁之一方宇晨曾于“1948年左右[……]英译了一本《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唐湜 147,该选集与1936年《中国现代诗选》中文译名相同,英文标题不详)。笔者通过查阅上述两种期刊的目录,在《诗创造》月刊1948年第5期(总第11期)“诗人与书”栏目中发现相关短评一则。编者在该评论中介绍了方宇晨编选并翻译的《中国现代诗选》的文本选择情况,除所选诗人名录及入选诗作数量(戴望舒15首、金克木7首、臧克家17首、卞之琳8首、冯至10首、何其芳17首、陈敬容17首、辛笛8首、杜运燮7首、穆旦9首、郑敏6首、艾青6首、田间10首、绿原5首、胡风1首、丁耶2首)之外,甚至连所收诗作具体出自哪一部中文诗集都一一在录(《诗创造》社 1948b:32)。由此可以推知,方氏选集的编选和翻译工作最迟在1948年5月便已基本完成。然而经笔者多方查证,始终未能寻得该选集的确切出版信息,只得暂时存疑,不列入本文考察范围。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47) 以及《中国情歌集:孔子时代至今的诗歌名篇》3部综合选集。数量虽然不多,但历史意义重大,其中《现代》《当代》与《白驹集》已经成为中国新诗英译研究中开篇必谈的经典之作。

《中国现代诗选》由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诗人 Harold Acton 与学生陈世襄共同编选、翻译,1936年由伦敦 Duckworth 出版社出版,是英译中国新诗的滥觞之作和“早期中国现代诗歌选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Cheung 208)。该选集收录了15位诗人的96首诗作(详见表一)。文本选择标准极具主观性,引发了当时中国学者两极化的讨论。例如,常风认为这部选集的编选缺乏系统性,比例也不够合理,是一部“杂烩似的书”(219);而吴兴华则从诗选与诗史编撰目的不尽相同的角度出发,指出诗选应以诗的价值为选择标准,并认为“这本诗选比我们现在所有的诗选,全都高出多多”(113)。其实,两位编者本人对于收录哪些诗作也存在分歧。早期选译工作主要由陈世襄完成,但 Acton 出于个人喜好,倾向于选择那些保留有古典诗歌特质的作品(卞东波 36)。在翻译方面,这部选集兼具中西合译、诗人译诗、与作者沟通等诸多优势,翻译质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证。《中国现代诗选》的翻译和出版,及时将当时历史尚不足20年的中国新诗推向了英语世界,对于中国诗歌英译以及世界诗歌交流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表一：1936-1949年主要英译中国新诗选集文本选择情况一览

选集	文本选择情况
中国现代诗选	陈梦家 7 首、周作人 4 首、冯废名 4 首、何其芳 10 首、徐志摩 10 首、郭沫若 3 首、李广田 4 首、林庚 19 首、卞之琳 14 首、邵洵美 2 首、沈从文 1 首、孙大雨 1 首、戴望舒 10 首、闻一多 5 首、俞平伯 2 首
中国当代诗选	徐志摩 8 首、闻一多 14 首、何其芳 8 首、冯至 15 首、卞之琳 16 首、俞铭传 11 首、臧克家 12 首、艾青 8 首、田间 12 首
白驹集	闻一多 4 首、冯至 8 首、卞之琳 2 首、俞铭传 1 首、艾青 3 首、田间 3 首

《中国当代诗选》由英国诗人、战地记者、报告文学作家 Robert Payne 主编,1947年由伦敦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西南联大的许多师生都曾参与这部选集的编选、翻译以及校对过程中(如卞之琳、冯至、闻一多等)。该选集收录了9位诗人的104首诗作(详见表一)。《白驹集:中国古今诗选》同样由 Payne 主编,1947年由纽约 The John Day Company 出版社出版,其编选及翻译工作与“《中国当代诗选》是同步进行的(后者可以看作

是前者的一部分), 编选原则和翻译方法也与后者基本相同”(李章斌 52)。① 这部选集上起周朝、下至民国, 收录了 6 位现代诗人的 21 首诗作(详见表一)。2 部选集的编选原则招致了当时中外学者的批评。例如《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在 1948 年 1 月 17 日“新书评介(New Books of Interest)”栏目中委婉指出, “这选集里所惋惜的是少了个郭沫若, 虽说郭氏的声名已经转移到政治和学术上, 但他给予新诗的影响比上述的任何一位都要大”(转引自诗创造社 1948a:32); 邵洵美则直言, 编者“对田间与艾青的赞扬, 只嫌恭维的字汇缺乏。我简直怀疑他的崇拜究竟是因为读懂了他们的诗, 还是因为没有读懂”(242)。其实, 如果我们将《中国现代诗选》和《中国当代诗选》加以比较, 不难发现所选诗作的风格和主题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使是同时入选 2 部选集的诗人, 其具体诗作也差别较大: 后者已经偏离了抒情的主流, 转而表现时代的其他声音(Cheung 213-215)。究其缘由, 或许是因为《中国当代诗选》编选及翻译之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与国共内战初期, 以艾青、田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风头正劲, 身为战地记者的 Payne 赞誉(甚至过誉)艾青、田间, 并且青睐那些能反映时代背景的诗作也在情理之中。在翻译方面, 2 部选集的翻译模式较为复杂——入选诗人的诗作先由诗人本人或他人逐行直译为自由体英诗, 再交由 Payne 润色后返还译者修改, 直至达成一致意见(Payne xxviii)——同时具有中西合译、集体翻译及与作者沟通等多种翻译模式, 并且又兼有诗人译诗和自译的优势,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翻译质量。此后的十余年间, 由于更为新近的多人诗选迟迟未能问世, 英语世界读者似乎只能通过这部诗选一窥中国新诗的全貌。也许正因为如此, 台湾诗人余光中才会在 1950 年代末赴美留学归来之际感慨道, “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只是唐宋诗词[……]至于新诗, 西方只知艾青、田间, 在翻译中国新诗时常用他们的作品作压卷之作”(转引自古远清 317)。总之, 《中国当代诗选》的编选和翻译与编选者 Payne 的身份关系密切, 同他的游记作品一起, 将战时中国的风貌展现给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 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新诗英译活动的萌芽, 就这样由两位先后来华的英国知识分子种

① 关于这部选集, 北塔曾在不止一处写道, “白英编就了《中国当代诗选》之后, 似乎还不过瘾, 又编了一部从古到今的中国诗选, 题为《白驹集: 从古到今中国诗选》”(89)。然而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白驹集》最初由纽约 The John Day Company 出版社于 1947 年出版(笔者手头参考的便是这个版本), 后来才由伦敦 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于 1949 年重印, 并于同年由伦敦 Theodore Brun Limited 出版社同步推出豪华限量版(仅印 620 部)。此外, 《中国当代诗选》一书的前勒口处印有编者简介, 其中著述部分赫然列有《白驹集》。由此可见, 《白驹集》非但与《中国当代诗选》同时编选、同年出版, 而且问世时间更早, 不存在“还不过瘾, 又编了一部”一说。

下;Acton 为延续古典传统,重诗歌内在的诗学品质;Payne 为呈现时代声音,重诗歌背后的时代语境。二者编选的译本都采取了中西合作的翻译模式,保证了译文的质量,为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

(二) 1950-1976: 政治因素突起,诗学重心转移

Robert Payne 编选的 2 部选集出版当年,持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打响,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方面都展开了角逐。受此波及,整个 1950 年代,英语世界只推出了一部《诗词译选》(*Poems from China*, 1950),由黄雯选译,香港 Creation Books 与伦敦 Hirschfeld Brothers 出版社联合出版,新诗部分所选的几乎均为共和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新诗之后还附有《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歌词的英译。而中国官方却有 4 部问世,是迄今为止最为高产的十年(见图一)。几部综合选集《历代和平诗抄》《人民的声音》和《人民的欢歌》均由新西兰作家、中共党员 Rewi Alley 选译,先后于 1954 和 1958 年在北京出版(出版社信息阙如)。所选诗作出自郭沫若、艾青、田间等官方认可的诗人之手,甚至还收录了部分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作品,时代特色十分鲜明。北京外文出版社还为郭沫若推出了个人诗选集《女神诗选》,由 John Lester 和 A. C. Barnes 共同翻译。不难看出,英语世界的“引进”与中国官方的“外推”活动在 50 年代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不过这一短暂的合流很快便在随后的近 20 年间被代之以巨大的分歧。

1953 年,为了“‘宣讲美国的故事’,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并且诋毁敌人、诬陷对手”(陈昌凤 28),美国新闻署(U.S. Information Agency)成立,并在全球各地大量设置新闻处,其中便包括台湾和香港。曾先后出任两地美新处处长的 Richard M. McCarthy 在任期间,大力扶植当地的文艺活动,并积极开展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外交。McCarthy 师承美国爱荷华大学的 Paul Engle,又因职务之便与众多中文作家交熟,余光中、痖弦和叶维廉等台湾诗人因此得以赴美修读 Engle 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国际写作计划(参见王梅香 3)。两大意识形态的彼此冲突,将台湾新诗意外地推到了英语世界“引进”式译介活动的重心,而且这一“副作用”贯穿整个 1960 年代,并一直延续到 1970 年代初。例如,由美国新闻署出资赞助、在台港两地均设有分部的国粹出版社(The Heritage Press)推出了余光中选译的《中国新诗集锦》(*New Chinese Poetry*, 1960)和殷张兰熙选译的《新声:青年作家的诗与故事》(*New Voices: Fiction and Verse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 1961);痖弦自译的《盐》(*Salt: Poems*, 1968)和叶维廉选译的《中国现代诗选:20 位中华民国诗人,1955-1965》(*Modern Chinese Poetry: Twenty Poet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5-65*, 1970)则直接由爱荷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又在 1972 年出版了一部《台湾现代诗

选》(*Modern Verse from Taiwan*),由荣之颖编选并翻译。这样一来,在英语世界1960-1976年间出版的13部选集中,有超过三分之一专门关注台湾新诗,将现代主义诗潮中现代、蓝星和创世纪三大诗社的绝大部分诗人及时介绍给了英语读者。这一时期还首次出现了学术型选本。如果说Acton重“诗”,Payne重“时”,那么此类选本则着力体现中国新诗这一特定文学体裁的发展史。以许芥昱选译的《二十世纪中国诗》(*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1963)为例。体例方面,除常规性的“前言”“导言”和译诗正文之外,还附有学术意味很浓的参考书目和双语标题索引等内容;文本选择方面,不仅收录了民国时期各大新诗流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作品,更是将《红旗歌谣》中所谓“新民歌”之流的艺术糟粕也囊括在内,表现出了“高度的客观性”(Prušek 67);翻译方面,则在译诗能够清楚达意的前提下,尽量使其贴近中文原诗(Hsu ii)——其学术性定位由此可见一斑。^①相比之下,同时期大陆官方的4部英译中国新诗选集均由官方创办的新世界出版社或外文出版社出版,政治意味依旧不减——《红旗歌谣》推出了英文版本;多人诗选《反抗之诗:中国呼声百年》收录了与反抗、革命乃至游击战有关的作品;袁水拍的《酱油与对虾:政治讽刺诗》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主题;李瑛的《红花满山》则属于建国后的颂歌、赞美诗一派。

在1950-1976年的近30年间,英语世界“引进”与中国官方“外推”活动可谓此消彼长——前者停滞时,后者骤起;前者回暖时,后者降温。两方的译介活动虽然起于政治斗争,但前者在政治之外有着相对独立的美学考量,如介绍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展现中国新诗历史;而后者始终以美学迎合政治,导致译本的社会学价值有余、美学价值不足。此外,前者客观上使英译中国新诗的出版重镇由英国转为美国,并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和中国港台地区。

(三) 1980-1999: 中美关系和缓,译介规模初具

冷战虽然直至1991年才宣告结束,但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早在1950年代末便已生出嫌隙以致彼此交恶,甚至一度曾于60年代末兵戎相见。进入70年代之后,美国领导人访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政策施行和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大事件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内忧外困极大缓解、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大背景下,中国大陆的新诗创作终于在1970年代

^① 同类选集还有Cyril Birch主编的《中国文学文集·第2卷(14世纪至今)》(*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1972)、Walter J. Meserve与Ruth I. Meserve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Literature from China*, 1974)、William McNaughton主编的《中国文选》(*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74)和Bonnie S. McDougall主编的《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诗歌选》(*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1976)。

未摆脱了政治的绝对扼制,中断了近30年之久的现代主义诗潮回归,一群被称作“朦胧诗派”的诗人应运而生。“朦胧诗”出现之后不久便趋向式微,相继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被更具后现代意味的“第三代”诗人群和个人化写作取代。与大陆的情况不同,台湾新诗继现代主义主导时期(1950年代初期-1960年代中期)和现实主义主导时期(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末期)之后,在1980年代进入了多种诗潮共存的阶段,并一直持续至今。香港诗歌则在197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香港本土诗人和大陆、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地区外来诗人并立的多元化局面。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大陆地区新诗重获自主性对英语世界的“引进”式译介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译介重心重新回到大陆地区,1980和1990年代分别有多达20部和39部选集问世,包括多人诗选14部、综合选集12部、个人诗选33部——三类选集的数量相比前两个时期均有大幅上升,个人诗选尤为明显。

尽管在这一时期,台湾新诗不再享有前一时期的“优待”,但仍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英译台湾新诗集中收录于《夏照:中国当代诗歌选集》(*Summer Glory: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和《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2部台湾诗歌专门选集,并散见于多种一般性多人诗选和综合选集中,^①总体而言仍旧以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为主。此外,柏杨、洛夫、商禽、向阳、谢丰丞和杨牧等台湾诗人都推出了英译个人诗选。总之,“台湾有一个比较长的现代诗传统,从1949年以后从未间断”(但凝洁、奚密36),其英译活动自60年代以来也大致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新诗首次成为译介对象,其英文译诗主要收录在香港诗歌专门选集《海湾最蓝的部分:香港诗歌》(*From the Bluest Part of the Harbour: Poems from Hong Kong*)^②中,同时散见于少数几部一般性多人诗选和综合选集中。^③此外,香港诗人梁秉钧(也斯)推出了多部英译个人诗选。与港台

① 前者如庞秉钧、John Minford 和 Séan Golden 合作选译、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现代诗100首》(*One Hundred Modern Chinese Poems*, 1987),后者如刘绍铭与 Howard Goldblatt 合作选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95)。

② 除《海湾最蓝的部分:香港诗歌》之外,学界时常提及的英译香港诗歌专门选集还有《诗歌香港:中国诗选英译》(*Poetry Hong Kong: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Selection of Chinese Poetry*, 1991)和《香港诗歌:姜安道、黄国彬中英文作品选》(*Hong Kong Poem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997)2部。然而前者出版信息与文本选择情况均无从考证,暂且存疑不论;后者则收录了姜安道的英文诗作及其中译和黄国彬的中文诗歌及其英译,打乱顺序之后以左中右英的双语对照形式呈现,不符合本文对中国新诗英译本的界定,同样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③ 前者如奚密选译、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92),后者如宋淇和 John Minford 合作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山上的树:中国新文学作品选》(*Trees on the Mountain: An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Writing*, 1984)。

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情况较为特殊。朦胧诗在短时间内席卷大陆诗坛,并引发了巨大争议。这类诗歌一方面注重意象的经营,大量使用隐喻和象征等创作手法,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美学原则;另一方面,诗中频频流露出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文主义的吁求乃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政治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加之 1980 年代末,为数不少的诗人(多为朦胧诗人)旅居海外,激发了海外读者对其诗作的好奇心,中国当代诗歌的读者群由此得以逐步形成。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出版的选集频繁收录朦胧诗人的作品,而且选材标准不乏政治意味,甚至仅从标题或前言便能判断出来(Bruno 264, 267-268; Huang 175; 明迪 2013b: 24; 参见表二);而在 33 部个人诗选中,近半数关注朦胧诗人(其中北岛 5 部、杨炼 5 部、多多 3 部、舒婷 1 部、顾城 1 部)。除此之外,朦胧诗人的阵地《今天》杂志于 1990 年在海外复刊后,曾先后在英语世界以“今日中文作品”(Chinese Writing Today)为丛刊名推出过《天下地下》(*Under-sky Underground*, 1994)、《弃酒》(*Abandoned Wine*, 1996)和《裂缝》(*Fissures*, 2000)3 部选集^①——这是中国新诗英译史上第一次以丛刊的形式推出诗选。朦胧诗式微之际,“第三代”诗人群既不满朦胧诗人对隐喻、象征的滥用,也不屑其对政治生活的介入,转而提出诸如“诗到语言为止”等美学本位主张。这种美学上的反叛在英语世界的“引进”式译介活动中也有所体现——除港台诗歌专集之外,有一定数量的大陆诗歌选集着力介绍“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如《新诗潮:中国当代诗选》(*New Tid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和《新一代:今日中国诗歌》(*New Generation: Poems from China Today*)。

表二: 1980-1999 年主要英译中国新诗选集(英语世界“引进”)

原诗地域	选集	编、译者	出版机构	出版年
台湾	夏照:中国当代诗歌选集	殷张兰熙	密歇根大学中文资料中心	1982
	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	张错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7
香港	海湾最蓝的部分:香港诗歌	姜安道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大陆	倔强的草:文革后有争议的通俗中国文学作品选	Perry Link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3
	毛的收获: 中国新一代的声音	萧凤霞、Zelda Stern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3

① 这 3 部选集的编译者及出版社分别为赵毅衡、John Cayley, Wellsweep 出版社; John Cayley、赵毅衡, Wellsweep 出版社; 陈雁冰等, Zephyr 出版社。鉴于《今天》同人自 2000 年《裂缝》出版至今尚未推出新的英译中国当代诗歌选集, 本文暂将这部选集放在这一时期讨论。

(续表)

原诗地域	选集	编、译者	出版机构	出版年
大陆	中国当代文学:毛泽东之后 的小说与诗歌选集	Michael S. Duke	M. E. Sharp 出版社	1985
	火种:中国良心的呼声	Geremie Barmé、 John Minford	Hill & Wang 出版社	1988
	红色杜鹃花: 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	Edward Morin、 Fang Dai、 Dennis Ding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90
	破碎的镜子: 中国民主运动诗歌选	Donald Finkel、 Carolyn Kizer	North Point 出版社	1991
	来自暴风雨:中国新诗	Tony Barnstone	卫斯理安大学出版社	1993
	新诗潮:中国当代诗选	Lee Robinson、汤潮	Mangajin Books	1992
	新一代:今日中国诗歌	王屏	Hanging Loose Press	1999

反观中国官方“外推”式英译的7部选集,似乎并无主导性的选材标准:多人诗选《大道上的光与影》和艾青的个人诗选《黑鳗》关注阶级斗争,延续了前一时期的政治意味;朦胧诗人舒婷的个人诗选《心烟——舒婷诗文选》又与这一时期英语世界“引进”式英译的标准高度一致;闻一多的个人诗文选《闻一多诗选》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多人诗选《中国文学:现代诗歌卷》则颇具学术型选本的意味,可以大致勾勒出新诗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外文出版社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汉英对照的《艾青诗选》”(廖旭和 20)。无独有偶,1993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我爱你”——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其编选、翻译工作均不乏华裔学者张明晖(Julia C. Lin)的参与;而伦敦 Puffin 出版社于同年出版的《红土地上的女人:当代中国女性诗选》(*Women of the Red Plai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 1993),其选译工作便恰好由张明晖独力完成。^① 由此可见,尽管英语世界

① 诗人的性别(多指女性)是除地域、主义、流派、代际等考量之外的一种选材标准。具体到中国新诗英译活动,这一做法始于前一时期(1950-1976)由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与钟玲合作选译、纽约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出版社出版的综合选集《兰舟:中国女诗人》(*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 1973)。及至后一时期(2000-2017),纽约 M. E. Sharpe 出版社还推出了一部《20 世纪中国女性诗选》(*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s Poetry: An Anthology*, 2009),编选者与翻译者均为张明晖;奥斯汀 Vagabond 出版社还推出了澳籍华裔双语诗人、翻译家欧阳昱编选、翻译的《吴素贞、乐宣与清水诗选》,独具匠心地 3 位分别为 70 后(清水)、80 后(吴素贞)和 00 后(乐宣)女诗人的作品并置,以期大致展现出中国当代女诗人的创作风貌。

的“引进”式译介与中国官方的“外推”式译介存在较大分歧,但偶尔仍会以合作编选和出版的形式趋向一致。

在1980-1999的20年间,英语世界对中国新诗的“引进”式译介活动发展迅速,在诸多方面出现了突破:(1)香港诗歌首次成为译介对象,而且相对其诗坛规模而言译介规模颇大;(2)个人诗选大量出版,成为英译中国新诗的核心译介载体;(3)首次出现了英译诗选丛刊;(4)朦胧诗派一枝独秀,其他代际或流派的诗歌则相对少见;(5)英译中国新诗选集的出版重心仍在美国,但继澳大利亚之后首次扩大到了加拿大。可以说,英语世界的“引进”式译介活动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模。相比之下,中国官方的“外推”式译介活动显得零星散乱,选材的标准较为模糊。但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官方出版社已经有了与英语世界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意识和行动。

(四) 2000-2017: 数量持续攀升,选材多样系统

这一时期,英语世界共出版英译中国新诗选集145部,其中多人诗选29部,综合选集8部,个人诗选108部。就数量而言,2000-2009、2010-2017这两个时间段均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因此,新世纪以来堪称中国新诗“向外译介的黄金时期”(明迪2013a:216)。

进入新世纪之后不久,英语世界便在5年内相继推出了2部英译台湾新诗选集,即《台湾前沿:中国现代诗选》(*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2001)和《航向福尔摩莎:诗想台湾》(*Sailing to Formosa: A Poetic Companion to Taiwan*, 2005)。^①除专门选集之外,英译台湾诗歌只散见于几种一般性多人诗选中,数量较上一时期大幅减少。同时期推出个人诗选的有陈克华、陈黎、零雨、罗智成、洛夫、商禽、夏宇、向阳、痖弦和叶觅觅等诗人,数量较上一时期反有增加。香港诗歌继上一时期的“译介规模颇大”之后,再度归于沉寂,不仅没有专门选集问世,一般性选集中也鲜有香港诗人的作品。但沉寂之中也不乏突破,因为继梁秉钧之后,陈泯、廖伟棠、林舜玲、洛枫、王良和、西西、叶辉、饮江与周耀辉等一众香港诗人^②相继推出了英译个人诗选,与台湾诗人数量近乎持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澳门诗人姚风于2011年推出了英译个人诗选《绝句》(*In Brief*),为澳门诗坛开了先河。

① 事实上,《台湾前沿》和《诗想台湾》之间还有一部《水星升起:台湾当代诗选》(*Mercury Rising: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Taiwan*, 2003),只不过这部名为诗选的选集实则同时收录了个别短篇小说、戏剧、访谈,甚至摄影作品。

② 其中周耀辉与林夕、黄伟文并称当代香港流行乐坛三大填词人,或许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但这恰好从侧面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新诗英译活动中选材的多样性(详后)。

相比之下,大陆诗歌处于这一时期英语世界“引进”式译介活动的重心,而且文本选择相比上一时期更为多样化。朦胧诗人的作品尽管依旧比重颇大,但前一时期的压倒性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例如,《8位中国当代诗人》(*Eigh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2006)收录了江河、杨炼、韩东、于坚、翟永明、张真、海子和西川8位诗人的100余首诗作,入选诗人都曾“引领主要潮流”,具体诗作入选与否则取决于“诗歌本身的诗学、美学与人文特质”(Tao & Prince 1),2位朦胧诗人的入选既与政治无涉,也基本同朦胧诗无关。再如,《别处的集合:中国当代诗选》(*Another Kind of Natio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2007)收录了24位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大学生诗派诗人的80首诗作,完全没有收录朦胧诗人的作品。更有甚者,自2012年起陆续问世的“廿一世纪的中国诗歌”(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丛刊将目光投向了安琪(黄江嫔)、八零(杨飞)、陈贵亮等几乎从未有作品被译入过英语世界的当代诗人。在这一时期108部个人诗选中,出自朦胧诗人之手的共有15部(其中杨炼7部、北岛4部、顾城2部、多多1部、食指1部),所占比重下降,政治意味也远不及之前浓厚。换言之,“进入新世纪后,高度关注新诗的‘美学自治’[……]重视新诗的‘文学性’”,成为了“海内外传播与接受新诗的新动向”(杨四平 767)。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世界在这一时期译介的中国新诗中,首次集中出现了摇滚歌手崔健的歌词作品,^①当代工人(尤指农民工)和农民的诗作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②除了选材的多样性之外,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还因为多种丛刊的出现而表现出高度的系统性。Pathsharers出版社的“廿一世纪的中国诗歌(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丛刊目前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种,至今已经出版多人诗选12部、个人诗选3部。另一规模较大的丛刊是Zephyr出版社的“今天系列”(Jintian Series),截至2017年已经先后为欧阳江河、于坚、翟永明、柏桦、韩东、蓝蓝、宇向、王小妮、张枣、哑石和臧棣共11人推

① 早在1988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2首作品便曾作为朦胧诗的余绪被英译并收录于综合选集《火种:中国良心的呼声》(*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见Cui 1988)。时隔近30年,崔健又推出了英译个人诗(歌词)选《死不回头》(*Never Turning Back*, 2017)。

② 例如,多人诗选《铁做的月亮:中国工人诗歌选》(*Iron Moo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Worker Poetry*, 2017)是第一部中国当代工人诗歌作品的英译选集;多人诗选《大篷车:中国当代诗歌选》(*The Carav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2017)中则收录了农民诗人余秀华的作品。

出了个人诗选。^①

与英语世界愈发加大“引进”力度不同,中国官方在中国新诗英译方面用力反而大不如前:除改换名目翻印些旧译之外,只有外文出版社推出了一部赵彦春新译的《人间四月天:林徽因诗集》(*This World's April Day: The Poems of Phyllis Lin*, 2016)。

新世纪以来,英译中国新诗的成果较之前更为丰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英语世界“引进”式译介活动具有以下特点:(1)台湾诗歌译介规模依然较大,香港诗歌沉寂之外兼有突破,澳门诗歌则首次成为译介对象;(2)大陆诗歌仍居于中心地位,文本选择更为多样、译介更加系统;(3)个人诗选核心译介载体的地位更趋稳定;(4)美国英译中国新诗选集出版重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爱尔兰和新西兰继加拿大之后成为新的输入国。^② 相比之下,中国官方“外推”式译介活动的颓相显露无遗,大有一蹶不振的趋势。

(五) 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总体译介特点:目的/模式、文本选择与出版机构

通过描述和分析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译介活动中不同时期的特点,并将英语世界“引进”式译介活动和中国官方“外推”式译介活动相互参照,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译介活动的总体特点如下。

1. 翻译目的:无论“引进”还是“外推”,中国新诗得以英译,不外乎有三种目的,即“为诗而译”“为时而译”和“为史而译”。英语世界“引进”式译介活动先后经历了“诗、时并重”、“诗、史并重”、“诗、时、史共存”和“为诗而译”四种状态;中国官方“外推”式译介活动则陆续呈现出“为时而译”、“诗、时、史兼有”和“为诗而译”三种样貌。

2. 翻译模式:英译中国新诗活动的翻译模式大致可以分为独立翻译与合作翻译两种。仅就独立翻译模式而言,译者的身份便已经包括中国诗

① 事实上,“今天系列”的11部个人诗选系由Zephyr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Zephyr版同时列出2家出版单位,而港中文版只注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家。因此,后文统计各出版社出版英译中国新诗选集数量时,会将以上11部个人诗选重复计数,特此说明。除“今天系列”和“廿一世纪的中国诗歌”之外,其他的丛刊还有奥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的“今日中国文学丛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Book Series)、Vagabond出版社的“亚太诗歌丛书”(Asia Pacific Poetry Series)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词与世界”(Words & the World)、“岛屿或大陆”(Islands or Continents)、“诗歌与冲突”(Poetry and Conflict)和“古老的敌意”(Ancient Enmity)系列。

② 2004年,爱尔兰Coiscéim出版推出了由余建中和Paddy Bushe编选、翻译的张烨个人诗选《鬼男》(*The Ghost Man*),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在爱尔兰出版的英译中国新诗选集。2006年,奥克兰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Hilary Chung和Jacob Edmond编选、翻译的杨炼个人诗文选《幻象城市:中国诗人在奥克兰》(*Unreal City: A Chinese Poet in Auckland*),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在新西兰出版的英译中国新诗选集。

人(如痖弦、余光中)、华裔学者(如许芥昱、奚密)、华裔诗人兼学者(如叶维廉、欧阳昱)、汉学家(如 Bonnie S. McDougall、John Balcom)、英语诗人(如 Eliot Weinberger、Donald Finkel)、非诗人英语作家(如 Rewi Alley)等多种。合作翻译模式则为以上几类译者间的自由组合,翻译过程更加复杂。“引进”式译介活动以“英语知识分子+中国学者(+中国诗人)”的合作翻译模式开局;第二时期伴随“诗、史并重”的翻译目的出现了“中国诗人”“华裔学者”“华裔诗人兼学者”“汉学家”等独立翻译模式和“中国诗人兼学者+英语诗人”的合作翻译模式,总体以学者和诗人为主;第三时期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中国学者”“英语诗人”等独立翻译模式和“英语诗人+英语诗人”、“汉学家+汉学家”以及“汉学家+中国学者”等合作翻译模式,“为诗而译”和“为史而译”的用力都更甚于前一时期;新世纪以来则又出现了“华裔学者+汉学家+中国诗人”、“中国诗人+中国诗人”等合作翻译模式,进一步体现了“为诗而译”的翻译目的。“外推”式译介活动总体以“非诗人英语作家”的独立翻译模式为主,兼有少量“中国学者+汉学家”的合作翻译模式。

3. 文本选择:就原诗地域而言,大陆在“引进”“外推”活动中都是中国新诗英译活动的输出重心;台湾在英语世界译入活动的后三个时期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甚至一度在第二时期成为核心译介对象;香港只在回归前后有过集中现身,近十年内稍有起色;澳门则始终处于冷清的状态。引人深思的是,台港学者在英语世界编选或英语世界在台港两地出版的选集中,大多会涉及大陆新诗;而大陆“外推”式译介活动中却从未关注过台港澳三地的新诗。就流派而言,百年中国新诗中影响力较大的流派基本都已经得到了译介,其中又以大陆的朦胧诗派和台湾的现代、蓝星以及创世纪三大诗社最为突出,从中不难看出英语世界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偏爱。就个人而言,推出个人诗选较多的主要有杨炼(12部)、北岛(9部)、张耳(7部)、雪迪(6部)、多多(4部)、梁秉钧(4部)、吉狄马加(4部)等中国新诗人。

4. 出版机构:英译中国新诗选集的出版机构主要有文学型、商业型、学术型和外宣型四种。外宣型出版社是中国官方“外推”式译本的典型出版机构,16部选集中除3部出版信息未提供外,其余13部均由负责外宣的外文出版社(6部)、中国文学出版社(5部)以及新世界出版社(2部)出版。英语世界“引进”式译本则主要经由其余三种出版社得以问世。学术型出版社(大致相当于大学出版社)首次登场于第二时期,与“为史而译”的翻译目的可谓互为表里,推出的译本对建构、解构或者重构英语世界对中国新诗发展历程的认知贡献颇大。其中较为高产的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5部)、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4部)和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3

部),爱荷华、华盛顿、牛津、夏威夷和耶鲁大学的校出版社也均在主力之列。^① 相比之下,文学型与商业型出版机构大致与“为诗而译”和“为时而译”两种翻译目的相对应,^②主要关注象牙塔外的普通读者,更有助于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普及。作为“今天系列”和“廿一世纪的中国诗歌”两种丛刊的发行者,Zephyr 和 Pathsharers 出版的英译中国新诗选集最多,分别有 25 部和 15 部;New Directions、Bloodaxe Books 和 Vagabond 也用力颇多,分别有 8 部、6 部和 6 部。

三、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无论是“引进”式译介还是“外推”式译介活动的产物,译本出现的初衷都在于走进目标语文化,被目标语读者阅读、接受并产生预期的影响,中国新诗也不例外。在考察译本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效果时,翻译学界采用的研究方法或衡量参数/手段较为多样,其中以译评分析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最高。^③

根据撰写者以及刊载媒介的不同,译评可以大致分为专业读者译评和普通读者译评两类。关于专业读者译评的功用,有学者指出,“专业型读者[……]的评论性文章起源较早、数量较多,反映出中国文学域外接受的一个方面,亦能引导媒体及大众读者”(王颖冲、王克非 42);而普通读者“多为不专门研究文学与翻译的普通群体,其意见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与相当的代表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出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王金波 302)。本文以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未名学术搜索、清华大学图书馆水木搜索、读秀/百链数据库等学术检索平台以及英语

① 需要指出的是,译本的翻译目的与出版社类型之间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以英译中国新诗选集出版数量多达 44 部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为例。该出版社定位为非营利性学术型出版机构,不过其名下的英译中国新诗选集中只有综合选集《山上的树:中国新文学作品选》和卞之琳个人诗选《雕虫纪历》(*The Carving of Insects*)2 部属于“为史而译”的学术型选本。

② 此处所谓文学型出版机构,特指那些纯粹“为诗而译”——因热衷文学事业而仅着眼于作品本身的美学和艺术价值(一不为传播中国文化、二不为揭露社会黑暗面、三不为讲授中国文学)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小规模、独立出版社。商业型出版机构,顾名思义,多为意在追求商业利益的一般性出版社,对出于不同翻译目的而产生的英译中国新诗选本均有涉足。

③ 通过检索翻译研究书目(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中有关翻译产品在目标语文化中接受情况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其一,国外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或参数/手段主要包括销售量、问卷、测试、译评、观察、眼动追踪、访谈、对目标语国家或地区作家的影响和学术界的研究情况;其二,国内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或参数/手段主要包括销售量、问卷、测试、译评和获奖情况;其三,译评分析不仅同时为国内外学者所采用,而且在国内外均为使用最为频繁的研究方法。

国家亚马逊网站和美国在线阅读平台“好读网”为数据来源,以英译中国新诗选集的英文标题为关键词分别检索(最后检索日期:2019年1月8日),并将检索结果彼此互参,得到英译中国新诗译评数量的总体情况(见表三)。^①

英语世界“引进”式译介方面,49部多人诗选中得到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评价的分别有22部和20部,分别占总数的44.90%和40.82%;专业读者译评和普通读者译评分别有91篇和45条,平均每部有1.86篇和0.92条。而144部个人诗选中得到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评价的分别有56部和63部,分别占总数的38.89%和43.75%;专业读者译评和普通读者译评分别有132篇和171条,平均每部有0.92篇和1.19条。由此可以看出,多人诗选和个人诗选在英语世界的总体接受情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相同之处在于,两类诗选中得到两类读者评价的部分均在40%上下,余下的60%左右则没有引发读者的关注。不同之处在于,多人诗选更受专业读者青睐,评论数是普通读者评论的2倍有余;而个人诗选在两类读者中总体反响的差距相对较小。相比之下,中国官方“外推”式译介显得十分惨淡,只有舒婷的《心烟——舒婷诗文选》有1条普通读者的评论,总体接受效果与英语世界“引进”式译介的差距可谓悬殊。

表三：英译中国新诗译评数量概况

译评数量 (篇/条)		读者类型	
		专业	普通
选集类型			
引进	多人诗选 (共49部)	91 (22部)	45 (20部)
	个人诗选 (共144部)	132 (56部)	171 (63部)
外推	多人诗选 (共5部)	0	0
	个人诗选 (共8部)	0	1 (1部)

① 鉴于综合选集中除中国新诗之外,还收录有中国古典诗歌和/或中国古今文学中其他体裁的作品,其接受效果不单单取决于中国新诗,本文只考察多人诗选和个人诗选两种刊载媒介的接受效果。

表四：英译中国新诗选集译评数量排名^①

多人诗选		个人诗选	
专业读者	普通读者	专业读者	普通读者
《红色杜鹃花》	《铁做的月亮》 《廿一世纪的中国诗歌(第一辑)》	北岛(1988)	刘霞(2015)
《中国现代诗歌选集》	《别处的集合》 《推开窗子》	北岛(1991)	北岛(1988)、 于坚(2010)
《禁忌的游戏与录影诗》 《破碎的镜子》	《中国现代诗歌选集》 《玉梯》	多多(1989)	北岛(2000)、 王小妮(2014)
		杨炼(1999)	北岛(1991)、 北岛(1996)、 北岛(2010)
		杨炼(1990)	翟永明(2011)
		北岛(1983)、北岛(1994)、 北岛(2000)、北岛(2010)、 何其芳(1976)、杨牧(1998)	北岛(1994)、 食指(2012)、 西川(2012)、 夏宇(2001)

那么,究竟有哪些选集最受英语世界读者的欢迎?本文依据译评数量的多寡,将两类诗选在两类读者中的获评情况分别加以整理,得出具体排名如表四所示。^②由表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多人诗选在两类读者中的排名情况有较大差别。以位居榜首的《红色杜鹃花》和《铁做的月亮》《廿一世纪的中国诗歌(第一辑)》为例,前者的专业读者译评有12条之多,但普通读者译评数至今为0;而后两者均从普通读者中获得了6条译评,但在学术界却乏人或无人问津。不过在差别之外,也不乏《中国现代诗歌选集》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体现出两类读者阅读趣味的偶尔趋

① 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多多在1989年推出过2部英译个人诗选,其一是利大英(Gregory Lee)与John Cayley合作编译的《从死亡的方向看》(*Looking out from Death*),其二是Lee Robinson与Yu Li Ming合作编选、翻译的《过海》(*Crossing the Sea*)。此处的“多多”(1989)代指前者。无独有偶,另一朦胧诗派代表人物杨炼在1990年推出了2部由陈顺妍(Mabel Lee)编译的英译个人诗选,其一是《流亡的死者》(*The Dead in Exile*),其二是《面具与鳄鱼:一位中国当代诗人及其诗歌》(*Masks and Crocodile: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此处的“杨炼”(1990)代指后者。

②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呈现位列前三的多人诗选和位列前六的个人诗选,译评数量相同者按并列处理。同时,个人诗选以“诗人(译本出版年份)”的形式给出,但不在文末参考文献中列出。

同。相比较而言,个人诗选在两类读者中接受情况的一致性更高一些,具体表现在朦胧诗人的作品一再“上榜”、远远超过其他代际和流派诗人的作品。其中最为突出者莫过于北岛,其9部个人诗选中共有6部出现在上述排名中,其中更是有5部同时受到两类读者的关注,接受效果显然是最为理想的。^①

四、结 语

本文尝试梳理了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总体特点,并初步考察了英译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研究发现,中国新诗于1930、40年代由英语世界主动“引进”,意在延续古典传统、呈现时代声音;中国官方从1954年起展开“外推”活动,并在冷战的波及下与英语世界“引进”活动之间产生“政治优先”与“美学优先”的分歧,直至中美建交;1980-1999年间,英语世界“引进”活动初具规模、对朦胧诗偏爱有加,中国官方“外推”活动则逐渐趋于散乱、模糊;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引进”规模进一步扩大,选材更为多样化和系统化,中国官方“外推”活动则近乎归零。

翻译目的方面,英语世界“引进”活动有“诗、时并重”、“诗、史并重”、“诗、时、史共存”和“为诗而译”多种;中国官方“外推”活动有“为时而译”、“诗、时、史兼有”和“为诗而译”三种。翻译模式方面,“引进”路径以合作翻译模式为主,且合译者的身份会随翻译目的相应地变动;“外推”路径则以“非诗人英语作家”的独立翻译模式为主,兼有少量“中国学者+汉学家”的合作翻译模式。文本选择方面,大陆新诗居于重心地位,台湾次之;现代、蓝星、创世纪诗社和朦胧诗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获译最为频繁;杨炼、北岛、张耳、雪迪等诗人推出的个人诗选最多。出版机构方面,外宣型出版社是中国官方“外推”活动的主流,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在其中担当主要角色;英语世界“引进”活动则主要得力于学术型、商业型和文学型三种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Zephyr 和 Pathsharers 是其中的佼佼者。

接受方面,英语世界“引进”的多人诗选和个人诗选均有40%左右获得了评价,前者更受专业读者青睐,后者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当中反响

^① 需要指出的是,译评的历年数量、刊物/平台分布及作者群体构成,英语世界读者在译评中对(英译)中国新诗有何感想、作何评价,以其他研究方法考察英译中国新诗的接受情况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这些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笔者拟另行撰文探讨,此处暂不展开。

相当;中国官方“外推”的诗选仅有1条评论,接受效果与英语世界“引进”活动相差极其悬殊。朦胧诗派是目前接受效果最好的诗歌流派,其中又以北岛、杨炼为最。希望借此研究,可以为中国新诗英译乃至中国文学外译及其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北塔:“中国新诗的英文翻译概况”,《华文文学》5(2012):86-91。
- [Beita. “A Surve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zhong guo xin shi de ying wen fan yi gai kuang). *Literatures in Chinese* 5 (2012): 86-91.]
- 卞东波:“《中国现代诗选》:最早翻译到西方的中国现代诗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14):30-40。
- [Bian, Dongbo.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 Earliest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zhong guo xian dai shi xuan; zui zao fan yi dao xi fang de zhong guo xian dai shi ji).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14): 30-40.]
- Bruno, Cosima. “The Public Lif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arget* 24.2 (2012): 253-285.
- 常风:“中国现代诗选”,《逝水集》,常风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36/1995年。217-219。
- [Chang, Fe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zhong guo xian dai shi xuan). *Time Passed Like Water*. Ed. Chang Feng.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36/1995.217-219.]
- 陈昌凤:《美国传媒规制体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 [Chen, Changfeng. *A Study of Mechanisms of Media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ei guo chuan mei gui zhi ti xi).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Cheung, Dominic. “The Parting of Ways: Anthologie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ds. Eugene Chen Eoyang and Yao-fu Li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7-220.
- Cui, Jian. “Nothing to My Name” & “It’s Not That I Can’t See”. *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Eds. Geremie Barmé and John Minford. New York: Hill & Wang, 1988. 400-402.
- 但凝洁、奚密:“现代汉诗的海外传播与阅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奚密教授访谈录”,《楚雄师范学院学报》11(2011):35-41。
- [Dan, Ningjie and Michelle Yeh.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ichelle Yeh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Global Contexts” (xian dai han shi de hai wai chuan bo yu yue du-zhong guo wen xue hai wai chuan bo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xi mi jiao shou fang tan lu). *Journal of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11 (2011): 35-41.]
- 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 [Gu, Yuanqing.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Taiwan Poetry* (tai wan dang dai xin shi shi). Taipei: Wenchin Press, 2008.]
- Huang, Yunte. “Translation as Ethnography: Problems in American Trans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Ethnography, Translation and 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Ed. Yunte Hua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64-182.
- Hsu, Kai-yu. Forewor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By Shih Hu, et al.

- Trans. Kai-yu Hsu. New York: Doubleday, 1962. ii.
- 李德凤、鄢佳:“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述评(1935-2011)”,《中国翻译》2(2013):26-38+127。
- [Li, Defeng and Yan Jia.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1935-2011: A Review” (zhong guo xian dang dai shi ge ying yi shu ping 1935-2011).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 (2013): 26-38+127.]
- 李刚、谢燕红:“中国现代诗歌的英译传播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4(2017):104-110。
- [Li, Gang and Xie Yanho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glophone Translation/Circulation and Research” (zhong guo xian dai shi ge de ying yi chuan bo yu yan jiu).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4 (2017): 104-110.]
- 李章斌:“罗伯特·白英《中国当代诗选》的编撰与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12):51-61。
- [Li, Zhangb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 Payne” (luo bo te bai ying zhong guo dang dai shi xuan de bian zhuan yu fan yi).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2): 51-61.]
- 廖旭和:“把中国文学精品推向世界”,《对外大传播》6(1999):18-20。
- [Liao, Xuhe. “Globalizing the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ba zhong guo wen xue jing pin tui xiang shi ji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6 (1999): 18-20.]
- 缪佳:“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英译与传播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2013):44-47+51。
- [Miao, Jia.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glophone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r shi shi ji zhong guo xian dai shi ge ying yi yu chuan bo yan jiu). *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 1 (2013): 44-47+51.]
- 明迪:“当代汉语诗的英译困境”,《诗建设》8,泉子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214-219。
- [Mindy: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dang dai han yu shi de ying yi kun jing). *Poetry Construction* 8. Ed. Quanzi.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3a. 214-219.]
- :“影响与焦虑:中国当代诗在美国的译介状况”,《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臧棣、萧开愚、张曙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18-63。
- [---. “Influence and Anxiety: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ying xiang yu jiao lu: zhong guo dang dai shi zai mei guo de yi jie zhuang kuang). *Chinese Poetry Review: Poetry in Upper Stream*. Eds. Zang Di, Xiao Kaiyu and Zhang Shugua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b. 18-63.]
- Payne, Robert. Method of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By Chih-mo Hsu, et al. Ed. Robert Payn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7. xviii-xix.
- 诗创造社:“诗人与书”,《诗创造》2(1948a):32。
- [Poetry Creation Society. “Poets and Poetry Books” (shi ren yu shu). *Poetry Creation* 2 (1948a): 32.]
- :“诗人与书”,《诗创造》5(1948b):32。
- [---. “Poets and Poetry Books” (shi ren yu shu). *Poetry Creation* 5 (1948c): 32.]
- Prušek, 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Book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1 (1964): 67-69.
- 邵润美:“诗与诗人”,《润美文存》,陈子善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48/2006年。240-244。
- [Shao, Xunmei. “Poetry and Poets” (shi yu shi ren). *Shao Xunmei's Writings*. Ed. Chen Zishan.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48/2006. 240-244.]

唐湜:“九叶在闪光”,《新文学史料》4(1989):147-155。

[Tang, Shi. “Nine-Leaf Poets are Glowing with Poetic Radiance” (jiu ye zai shan gua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 4 (1989): 147-155.]

Tao, Naikan, and Tony Prince. Preface. *Eigh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By Jiang He, et al. Trans. Naikan Tao and Tony Prince. Sydney: Wild Peony Press, 2006. 1-2.

王金波:“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的流传与接受——以德语世界为例”,《红楼梦学刊》2(2016):282-315。

[Wang, Jinbo. “On the 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Kuhn’s German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ku en hong lou meng de wen yi ben de liu chuan yu jie shou-yi de yu shi jie wei li).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 (2016): 282-315.]

王梅香:《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0-1962)》,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Wang, Meixiang. *Unattributed Power: Taiwan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under the U.S. Aid Literary Institution* (yin bi quan li: mei yuan wen yi ti zhi xia de tai gang wen xue 1950-1962).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15.]

王天红:“中国现代新诗英译本辑录(1929-2016)”,《文艺争鸣》8(2018):104-113。

[Wang, Tianhong. “A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929-2016)” (zhong guo xian dai xin shi ying yi ben ji lu 1929-2016). *Literature and Arts Forum* 8 (2018): 104-113.]

王颖冲、王克非:“洞见、不见与偏见——考察20世纪海外学术期刊对中文小说英译的评论”,《中国翻译》3(2015):42-47+128。

[Wang, Yingchong and Wang Kefei. “Insights,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A Study of 20th-Century Academic Reviews of Translated Chinese Fiction in English” (dong jian bu jian yu pian jian — kao cha er shi shi ji hai wai xue shu qi kan dui zhong wen xiao shuo ying yi de ping lu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3 (2015): 42-47, 128.]

吴建、张韵菲:“汉语新诗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外语研究》6(2012):70-75。

[Wu, Jian and Zhang Yunfei. “Translation of New Chinese Poetr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han yu xin shi zai ying yu shi jie de yi jie).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6 (2012): 70-75.]

吴兴华:“谈诗选”,《新诗》1(1937):111-114。

[Wu, Xinghua. “On Poetry Anthology” (tan shi xuan). *New Poetry* 1 (1937): 111-114.]

杨四平:“中国新诗海外传播与接收的主体性因素迁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12):763-768。

[Yang, Siping.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New Chinese Poetry and Evolution of Reception-related Factors” (zhong guo xin shi hai wai chuan bo yu jie shou de zhu ti xing yin su qian yi). *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6 (2012): 763-768.]